

杜威教育思想的哲学溯源

——从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谈起

□李志伟

(韩山师范学院 潮州师范分院, 广东 潮州 521000)

[摘要] 以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基本参照, 概览杜威的教育思想, 以杜威的哲学思想作为视角, 追溯杜威的教育思想根源。

[关键词] 杜威; 教育思想; 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06)S-0087-04

杜威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教育学家, 其教育思想是丰富的。如何理解和把握杜威的教育思想? 如何寻找杜威教育思想的来源? 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以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基本参照, 概览杜威的教育思想, 以杜威的哲学思想作为视角, 追溯杜威的教育思想根源。

一、研究视角的合理性

杜威教育思想是丰富的。王天一等主编的《外国教育史》中认为: “杜威一生的教育活动与教育理论著作是多方面的, 丰富的, 他的教育基本观点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 构筑了一个完整而又严密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大厦’。”^{[1](P141)}从《我的教育信条》、《学校和社会》、《儿童和课程》、《我们怎样思维》、《明日之学校》、《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与教育》直到《人的问题》, 确实让人眼花缭乱。杜威教育思想的丰富, 致使我们难以把握杜威教育思想的全部。同时, 在杜威众多的教育论著中, 《民主主义与教育》可以说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总纲。 “杜威自称《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是他的教育哲学‘最完整而又最详尽’的阐述。”^{[2](P6)}《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独特地位, 给我们概览杜威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基本的脉络和思路。由于杜威在现代教育中的开创性的地位, 其教育思想尤其受人关注, 对其研究, 可谓众多。翻开每一本外国

教育史著作或教育基本理论著作, 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杜威的教育思想。众多研究, 给理解杜威的教育思想提供方便, 但要有的理解, 难度确实不小。

本研究重在追溯杜威教育思想的哲学源泉, 是从哲学的视角来俯视杜威的教育思想, 之所以这样选择, 是因为哲学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关系。正如杜威所说, “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 哲学乃是教育的一般理论, 教育乃是使哲学上的分歧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3]可见, 从杜威的哲学思想来考察杜威的教育思想具有其合理性。美国教育家克伯屈也认为: “当我们考察杜威的教育思想时, 同时也必须考虑他的哲学思想。因为对他来说, 教育和哲学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P70}

二、概览杜威的教育思想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序言中, 不惜重复地说, “该书所阐明的哲学, 把民主社会的意义, 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产业革命带来的变化以及科学实验的方法, 贯串一起, 从而论证新教育的本质、目的、方法、内容和评断一些彼此矛盾的教育理论问题和实施问题。”^[3]掌握这一点, 等于把握研读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及相关教育专著

[收稿日期] 2006-06-07

[作者简介] 李志伟(1964-), 男, 广东省潮州人, 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潮州师范分院讲师, 主要从事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一条主线,在其引导下,我们可以步入杜威教育思想的殿堂。

(一)民主主义社会:杜威的理想国

民主主义社会是杜威的理想国。杜威认为,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社会是教育的归宿点,正像两点之间形成一条直线一般,在教育出发点的儿童和教育归宿点的社会之间,形成了教育历程。对于“社会”这个概念,杜威认为,除非说明我们设想的社会的性质,否则就没有明确的意义。没有社会,教育就没有归宿点,没有明确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意义是模糊的、不完整的,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杜威提出其民主主义社会蓝图。

杜威认为,民主主义社会具备两个特征:“第一要素,不仅表明有着数量更大和种类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且更加依赖对作为社会控制的因素的共同利益的认识。第二个要素,不仅表示各社会群体之间更加自由的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群体由于要保持隔离状态,曾经各自孤立的),而且改变社会习惯,通过应付由于多方面的交往所产生的新的情况,社会习惯得以不断地重新调整。这两个特征恰恰就是民主社会特征。”^[3]

说民主主义社会是杜威的理想国,因为在杜威看来,他为人类社会设计了美好的蓝图和实现这一蓝图的途径。杜威认为,柏拉图虽从形式上提出与其相似的观点,但在付诸实施时,却把阶级作为社会单位,从而放弃自己的理想。18 世纪的教育哲学在形式上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但其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概念意义含糊,又缺乏一定的执行机关和管理机构,最后成为国家利益的俘虏。民主主义社会超越了阶级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以社会成员共享利益的多寡为尺度,以本社会与其他社会能否交流互惠为尺度,而且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的经验的经验的方式。杜威认为,民主主义社会比其他任何社会更加关心审慎的和有系统的教育,民主主义社会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民主社会是教育发展的沃壤,民主主义教育是无比先进和无比优越的。

(二)教育,即生长,即生活,即经验改造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等相关教育著作中,也一再表明他对教育的独到见解:“教育就是不断地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学校教育价值,它的标准,就看它创造继续生长的愿望达到什么程度,看它为实现这种愿望提供方法到什么程度。”^[9]“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基本上可

以用三句话来概括,这就是: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3]藤大春在《杜威和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教育就是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在杜威看来,生活和经验是教育的灵魂,离开生活和经验就没有生长,也就没有教育。他自称他的教育哲学是‘属于经验的、操诸经验的和为着经验的教育哲学’”^[3]。杜威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保证生长的各种力量,以保证教育得以继续进行。在人们乐于从生活本身学习,并乐于把生活条件造成一种境界,使人人在生活过程中学习,这就是学校教育的最好的产物。”^[3]“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教育的专门定义: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这种改造或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指导后来的经验进程的能力。”^[3]1897 年,在《我的教育信条》这本纲领性著作中,杜威开门见山地写到:“我相信——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中开始了。它不断地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由于这种不知不觉的教育,个人便渐渐分享人类曾经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道德的财富。他就成为固定文化资本的继承者。世界上最形式的、最专门的教育确是不能离开这个普遍的过程。”^[9]由此出发,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这个看法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的出发点。

关于“生活”这一概念,杜威强调指出:“我们使用‘生活’这个词来表示个体的和种族的全部经验。……‘生活’包括习惯、制度、信仰、胜利和失败、休闲和工作。”^[3]在杜威看来,生活和经验是同义词。关于生长这一概念,杜威强调,一般来说,生长是自然的过程。杜威认为,“生长”内容是多方面的,生长不仅指身体的生长,而且指智力和道德的生长。生长不仅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杜威认为生长必须具备条件,因为生长和“发展是一个特定的过程,有着它自己的规律,只有适当的和正常的条件具备时才能实现。”^[7]生长的条件包括内部的条件和外部的条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未成熟状态;外部条件,主要是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从生长的理论出发,杜威认为,教育是持续不断的,乃至终生。杜威在以生长、生活和经验解释教育时,非常重视儿童这一环节。对于儿童,杜威认为儿童的未成熟状态,正蕴酿着儿童学习

和成长的能力,教育必须尊重它;儿童具有自动求知的本性,忽视儿童天性、压迫儿童天性是愚蠢的,杜威甚至认为,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要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杜威认为社会或环境并不是静止的或绝对的,是永在变化而无终极之境的。所以教育的真谛不但使新生一代适应当前的环境,还要养成他们继续不停地适应那向着未来而迅速发展的广大世界和日新月异的民主社会。从杜威从生长、生活、经验改造的视角来理解教育,确实让我们感受他对教育理解的深刻性。

(三)杜威对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的论述以及他对一些彼此矛盾的教育理论问题和实施问题评断,让人耳目一新

杜威在论述教育问题时,始终运用综合观点和发展观点。所谓综合的观点,不是把知和行、经验知识对立起来,而是辨证地把它们联系起来,使之成为整体;所谓发展的观点,不是把社会、人类和儿童看成一成不变的,而是把他看作是持续发展变化之中。杜威的教育目的观是发展的教育目的观,生活、生长、经验改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极发展过程,教育目的就存在于这个过程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获得更多更好的生长,教育本身就是目的。杜威的教学观,强调“做中学”,从儿童的现实生活出发,并且附着儿童的现实生活。杜威反对传统的灌输,强调培养学生思维和能力的重要性;对于德育,杜威认为德育过程和教育过程是统一的,杜威的原则是由活动中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把学校的现实生活、教材和方法三者称为学校德育的三位一体。

在概览杜威教育思想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杜威的理想国来源于何处?在研究教育问题时,杜威为什么着力建构其民主主义社会蓝图?杜威为什么把教育本质理解为生长、生活、经验改造?杜威观察分析教育的独特视角源在何处等?要回答这些问题,把握杜威思想的精妙之处,需要探究杜威教育思想形成之源。

三、杜威独特的哲学视界

杜威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历史学家亨利·科马格对杜威做出这样的评价,“杜威如此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信念,因而他成为美国人民的领路人、导师和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整一代人都是因杜威而得以启蒙。”悉尼·胡克的描述更让人钦佩杜

威:“因为他的存在,数百万美国儿童的生活才更加丰富,更加幸福。而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则提供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的生活信仰。”^[8]杜威在其辉煌的学术生涯中,其哲学研究不仅涉及人类经验的所有层面,包括艺术、知识、教育、道德、政治、科学和宗教,并且其哲学视界是独特的。杜威也是少数重视“原哲学”(即涉及哲学自身性质的种种哲学问题)的哲学家之一。威廉·詹姆士说过,哲学就是“不同的视界”是“感受整个生活的推动、观察整个生活之流的不同方式”。理解杜威的教育思想,追溯其哲学思想,是理解杜威教育思想的一条捷径,而把握杜威独特的哲学视界,理解杜威对哲学自身的认识,是进入杜威哲学的必由之路。

杜威认为,哲学自身需要重新确立关注点,哲学家们有必要将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纳入探讨的范围内,他们必须质疑哲学事业本身!杜威不是简单地解散传统哲学,而是在对传统哲学做出哲学的批判,并在对此批判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独特的哲学视界。杜威认为:哲学产生一种回应,一种对生命或然性世界中这一处境的回应。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相比,其独特视界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本体论:改造社会

传统哲学的旨趣在寻求不变者。柏拉图的哲学旨趣就是明显的例证。柏拉图设计了一个非时空的领域:理性世界。认为这种世界不是因为经验对象,而是因为他称之为“形式”的抽象实体而闻名的。在柏拉图看来,形式是永恒的、理念的、不变的、完美的,它们不为感官经验所把握,而是由“理性”这一心灵的特殊能力来把握,在柏拉图看来,物质世界与形式的理念世界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形而上学的对立。除他之外,亚里斯多德发现了形式与质料的二元论,奥古斯丁发现了上帝之域与人类之域的二元论,笛卡儿发现了心灵与肉体的二元论,康德则发现了现实和本体的二元论。杜威认为是传统哲学的二元论,导致了他们脱离现实世界,脱离日常生活。杜威认为哲学必须以良好的姿态,自己拯救自己。在杜威的视界里,哲学成为社会批判的一种方式,社会革新一种工具,最一般地说,哲学必须“恢复”它的社会使命。

杜威的哲学改造方法的核心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哲学中。杜威提出,“通过攻击绝对永恒的神话,通过以产生和灭亡来处理以往被视为不

变的、完美的形式,《物种起源》一书引起了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最终必须改造知识的逻辑,因而也将改造对道德、政治和宗教问题的处理方式。”^[1]杜威强调说,您是一个有机体,也就是说是一个过程,进行持续的交换,与环境中的其他力量进行着某种交易。您绝不是世界中孤立的看家,而是世界中活的生物。

(二)认识论:一种“探究”过程

传统认识论认为,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最被动的,他们所关心的对象是知识,并把知识理解为孤独心灵对固定的外在实体的确切把握,杜威称这一认识论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杜威应用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为基础,并借现代科学方法论,提出探究型的认知理论,驱除知识的旁观者理论。

杜威认为,所谓探究就是不确定的情境给有机体带来问题,有机体通过自身来解决问题的行为。在杜威看来,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行为和活动,探究是生命体的本能,认识者自身就处在世界之中,不断变代的世界引起人们的行动,并在行动中发生互动,以适应和改变不确定性的情境。杜威认为,认识论所关心的不是“知识”,而是认识,是对问题情境所做出改变的行动,是对问题情境回应,是解决问题,是改变情境,是探究。成功探究的结果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而是被证实了的假设,被确定的论断,以及能成功探究未来且不断增长的能力。

(三)道德哲学:道德探究过程

传统的道德理论体系中,出现了“内在之物”和“外在之物”的二元论的道德的理论。以康德为典型代表的“内在”立场者认为:道德评价与“人们所得到的行为”无关,而与“人们看不到的行为的内在准则有关”;而以缪勒为代表的强调“外在”趋向的道德理论者认为:道德评价的对象放入“外在”的经验世界之中,根据行为产生特定效果的能力来对行为作出评价:“外在”倾向者带有功利主义色彩,提出“最大幸福原则”,人们应当采用能为尽可能多的人带来最大幸福行为。“内在”倾向因其动机的不可观察性受到人们怀疑,“外在”倾向因其快乐原则易脱离了道德评价的约束,受到人们质疑,这给杜威的道德哲学提供空间。

杜威的道德论是从生命体开始,从动机与行为的连续性、从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的统一开始,杜威认为,“内在准则”并非独立于或先于行动,它们是先前的经验与行动产生的习惯和部署,在生命体中的经验中的行为和习惯之间具有连续性。

同时,杜威反对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最高的终极的善”的出发点,认为其是传统哲学寻求不变性的延续,认为道德目标具有多样性、变动性,成长自身是惟一的道德目标。

关于道德的成长,杜威认为只有在民主社会才能成为现实。“民主”这一术语并不只是表示一系列相似的政治程序,民主更应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不是从国家开始的,从家庭开始,家庭是互为邻居的共同体,民主存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所有事件与关系中相互表现的态度之中,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的承诺。从此出发,学校应成为合作性的探究的中心,促进每个个体的成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杜威的民主主义的理想国,来源于杜威的哲学改造社会使命的确认;杜威对教育的理解,即教育,即生长,即生活,即经验改造,又与杜威的认识论,密不可分;杜威对教育中系列问题的判断,都与其哲学视界关联,我们可以说,杜威的教育思想源在杜威的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 [1] 王天一. 外国教育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 [2] [美] 布里克曼. 杜威对于苏维埃俄罗斯和革命的世界:墨西哥—中国—土耳其的影响(英文版前言). 1984.
- [3] [美] 杜威著,王承绪译. 民主主义与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 [4] 转引自单中惠. 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 [5] 王天一等. 外国教育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 [6] [美] 杜威著,赵祥麟,王承绪编译. 杜威教育论著选[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 [7] [美] 杜威著,赵祥麟,王承绪编译. 杜威教育论著选[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 [8] 转引自[美] 罗伯特·B·塔利斯著,彭国华译. 杜威[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责任编辑 翟建波]